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集

醒世恒言



〔明〕冯梦龙
编

下

醒世言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醒世恒言

(明) 冯梦龙 编

(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一卷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	299
第二十二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309
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纵欲亡身·····	318
第二十四卷	隋炀帝逸游召谴·····	344
第二十五卷	独孤生归途闹梦·····	354
第二十六卷	薛录事鱼服证仙·····	371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狱中讼冤·····	386
第二十八卷	吴衙内邻舟赴约·····	409
第二十九卷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	423
第三十卷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444
第三十一卷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464
第三十二卷	黄秀才微灵玉马坠·····	477
第三十三卷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489
第三十四卷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501
第三十五卷	徐老仆义愤成家·····	523
第三十六卷	蔡瑞虹忍辱报仇·····	538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人长安·····	556

2 醒世恒言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独步云门·····	572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	592
第四十卷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602

第二十一卷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

暮宿苍梧，朝游蓬岛，朗吟一飞过洞庭边。岳阳楼酒醉，借玉山作枕，容我高眠。出入无踪，往来不定，半是风狂半是颠。随身用提篮背剑，货卖云烟。人间，飘荡多年，曾占东华第一筵。推倒玉楼，种吾奇树；黄河放浅，栽我金莲。摔碎珊瑚，翻身北海，稽首虚皇高座前。无难事，要功成八百，行满三千。

这只词儿名曰《沁园春》，乃是一位陆地大罗神仙所作。那位神仙是谁？姓吕名岩，表字洞宾，道号纯阳子。自从黄粱梦得悟，跟随师父钟离先生，每日在终南山学道。或一日，洞宾曰：“弟子蒙我师度脱，超离生死，长生妙诀，俺道门中轮回还有尽处么？”师父曰：“如何无尽！自从混沌初分以来，一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世上混一，圣贤皆尽。一大数，二十五万九千二百年，儒教已尽。阿修劫，三十八万八千八百年，俺道门已尽。襄劫，七十七万七千七百年，释教已尽。此是劫数。”洞宾又问：“我师，阎浮世上，高低阔远，南北东西，俱有尽处么？”师父曰：“如何无尽处！且说中原之地，东至日出，西至日没，南至南蛮，北至幽燕，两轮日月，一合乾坤，四百座军州，三千座县分，七百座巡检司，此是中原之地。”洞宾曰：“弟子欲游中原，从何而起？从何而止？”师曰：“九九之数属阳，先从山前九州，山后九州，两淮三九二十七军州，河北四九三十六军州，关西五九四十五军州，西川六九五十四军州，荆湖七九六十三军州，江南九九八十一军州，海外潮阳四州，共计四百座军州。”洞宾曰：“四百座军州，有多少人烟？”师曰：“世上三山、六水、一分人烟。”

洞宾又问：“我师成道之日，到今该多寿数？”师父曰：“数着汉朝四百七年，晋朝一百五十七年，唐朝二百八十八年，宋朝三百一十七年，算来许该一千年一百岁有零。”洞宾曰：“师父计年一千一百岁有零，度得几人？”师父曰：“只度得你一人。”洞宾曰：“缘何只度得弟子

一人？只是俺道门中不肯慈悲，度脱众生。师父若教弟子三年严限，只在中原之地，度三千余人，兴俺道家。”师父听得说，呵呵大笑：“吾弟住口！世上众生不忠者多，不孝者广。不仁不义众生，如何做得神仙？吾教汝去三年，但寻得一个来，也是汝之功。”洞宾曰：“只就今日拜辞吾师，弟子云游去了。”师父曰：“且住，且住！你去未得。吾有法宝，未曾传与汝。道童，与吾取过降魔太阿神光宝剑来。”道童取到。师父曰：“此剑是吾师父东华帝君传与吾，吾传与汝。”这洞宾双膝跪下：“领我师法旨。”师父曰：“此剑能飞取人头，言说住址姓名，念咒罢，此剑化为青龙，飞去斩首，口中衔头而来，有此灵显。有咒一道，飞去者如此如此；再有收回咒一道，如此如此。”

言罢，洞宾纳头拜授，背了剑曰：“告吾师，弟子只今日拜辞下山去。”师曰：“且住，且住！你去未得。汝若要下山，依我三件事，方可去。”洞宾曰：“告我师，不知那三件事？”师曰：“第一件，到中原之地，休寻和尚闹，依得么？”洞宾曰：“依得。”师曰：“第二件，将吾宝剑去要将来，休失落了，依得么？”洞宾曰：“依得。”师曰：“第三件，与你三年限满，休违了。如违了限，即当斩首灭形，依得么？”洞宾曰：“依得。”师父大喜道：“好去，好去！”洞宾曰：“蒙我师传法与弟子，年代劫数，地理路途，宝剑法语，弟子都省悟了。今作诗一首，拜谢吾师。弟子下山度人去也！”诗曰：

二十四神清，三千功行成。

云烟笼地轴，星月遍空明。

玉子何须种，金丹岂用耕？

个中玄妙诀，谁道不长生！

作诗已罢，师父呵呵大笑：“吾弟，汝去三年，度得人也回来，度不得人也回来，休违限次，宝剑体失落了，休惹和尚闹。速去速回！”洞宾拜辞师父下山。却不知度得人也度不得？正是：

情知语是钩和线，从头钓出是非来。

这洞宾一就下山，按落云头，来到阎浮世上，寻取有缘得道士。整整行了一年，绝无踪迹。有诗为证：

自隐玄都不记春，几回沧海变成尘。

我今学得长生法，未肯轻传与世人。

洞宾行了一年，没寻人处，如之奈何？眉头一纵，计上心来。在山中曾听得师父说来，直上太虚顶上观看，但是紫气现处，五霸诸侯；

黑气现处，山妖水怪；青气现处，得道神仙。去那无人烟处，喝声起，一道云头直到太虚顶上。东观西望，远远见一处青气充天而起。洞宾道：“好！此处必有神仙。”云行一万，风行八千，料来千里路；云头一片，去心留不住。看看行到青气现处，不知何所。洞宾唤：“土地安在？”一阵风过处，土地现形，怎生模样？

衣裁五短，帽裹三山。手中梨杖老龙形，腰间皂绦黑虎尾。

土地唱喏：“告上仙，呼唤小圣，不知有何法旨？”洞宾曰：“下界何处青气现者，谁家男子妇人？”土地道：“下界西京河南府在城铜驼巷口有个妇人殷氏，约年三十有余，不曾出嫁。累世奉道，积有阴果。此女唐朝殷开山的子孙，七世女身，因此青气现。”洞宾曰：“速退。”风过处，土地去了。

却说洞宾坠下云端，化作腌臢人，直入城来。到铜驼巷口，见牌一面，上写“殷家浇造细心耐点清油蜡烛”。铺中立着个女娘，鱼有冠儿，道装打扮，眉间青气现。洞宾见了，叫声好，不知高低。正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洞宾叫声“稽首”，看那娘子，正与浇蜡烛待诏说话。回头道：“先生过一遭”。沿宾上前一一看，见怒气太重，叫声“可惜”！去袖内拂下一张纸来，上有四句诗曰：

出山罚愿度三千，寻遍阎浮未结缘。

特地来时真有意，可怜殷氏骨难仙。

诗后写道：“口口仙作。”这个女娘见那道人袖中一幅纸拂将下来，交人拾起看时，二口为吕，知是吕祖师化身。便教人急忙赶去，寻这个先生。先生化阵清风不见了。殷氏心中懊悔。正是：无缘对面不相逢！只因这四句诗，风魔了这女娘一十二年。后来坐化而亡。

只说洞宾不觉又早一年光景，无寻人处。且去太虚顶上观看，只见一匹马飞来。到面前下马离鞍，背上宣筒里取出请书来：“告上仙：东京开封府马行街居住，奉道信官王惟善，于今月十四日，请道一坛，就家庭开建奉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斋。请往来道士二千员，恭为纯阳真人度诞之辰。特赍请状拜请。”洞宾听说：“吾忘其所以，来朝是吾生日。符官有劳心力远来！”符官曰：“小圣直到终南山，见老师父说，上仙在中原之地，特寻到此，得见上仙。”洞宾于荆筐篮内，取一个仙果，与符使吃了。拜谢上马而去。

洞宾一道云头直到东京人不到处，坠下云头，立住了脚。若还这

般模样，被人识破。把头一摆，喝声变，变作一个腌臢疥癩先生入城。行到马行街，只见扬幡挂榜做好事，上朝请圣邀真。洞宾却好到。人若有愿，天必从之。且看那斋主有缘度他？洞宾到坛上看，却是个中贵官太尉，好善，奉真修道，眉间微微有些青气。洞宾肚内思量：“此人时节未到，显些神通化他。初心不退，久后成其正果。”洞宾吃罢斋，支衬钱五百文，白米五斗。洞宾言曰：“贫道善能水墨画，用水一碗，也不用笔，取将绢一匹，画一幅山水相谢斋衬。”众人禀了太尉，取绢一幅与先生。先生磨那碗墨水，去绢上一泼，坏了那幅绢。太尉见道：“这厮无礼，捉弄下官，与我拿来！”先生见太尉焦躁，转身便去。众人赶来，只见先生化阵清风而去。但见有幅白纸吊将下来，众人拿白纸来见太尉，太尉打开看时，有四句言语道：

斋道欲求仙骨，及至我来不识。

要知贫道姓名，但看绢画端的。

太尉教取恰才坏了的绢，再展开来看。不看时万事全休，看了纳头便拜。见甚么来？正是：

神仙不肯分明说，误了阎浮世上人。

王太尉取污了绢来看时，完然一幅全身吕洞宾，才信来的先生是神仙，悔之不及！将这幅仙画送进入后宫，太后娘娘裱好了，内府侍奉。王太尉奏过，将房屋宅子纳还朝廷，伴当家人都散了，直到武当山出家。山中采药，遭遇纯阳真人，得度为仙。这是后话。

且说洞宾吕先生三年将满限期，一人不曾度得，如之奈何？心中闷倦。只得再在太虚顶上观看青气现处。只见正南上有青气一股，急驾云头望着青气现处。约行两个时辰，见青气至近，喝声住，唤：“此间山神安在？”风过处，山神现形。金盔金甲锦袍，手执着开山斧，躬身唱喏：“告上仙。有何法旨？”洞宾道：“下方青气现处，是个甚么人家？”山神曰：“下界江西地面，黄州黄龙山下有个公公，姓傅，法名永善，广行阴鹭，累世积善。因此有青气现。”洞宾曰：“速退。”

聚则成形，散则为气。先生坠下云来，直到黄龙山下傅家庭前，正见傅太公家斋僧。直至草堂上，见傅太公。先生曰：陈缘增福，开发道心。”太公曰：“先生少怪！老汉家斋僧不斋道。”洞宾曰：“斋官，儒释道三教，从来总一家。”太公曰：“偏不敬你道门！你那道家说谎人多。”洞宾曰：“太公，那见俺道家说谎太多？”太公曰：“秦皇汉武，尚且被你道家捉弄，何况我等！”先生曰：“从头至尾说，俺道家怎么是捉

弄秦皇汉武？”太公曰：“岂不闻白氏讽谏曰：

海漫漫，直下无底傍无边。云涛雪浪最深处，人传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药，服之羽化为神仙。秦皇汉武信此语，方士年年采药去。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海漫漫，风浩浩，眼穿不见蓬莱岛。不见蓬莱不肯归，童男童女舟中老。徐福狂言多诞诞，上元太乙虚祈祷。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毕竟悲风吹蔓草！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上青天。”

傅大公言毕，先生曰：“我道家说谎，你那佛门中有甚奇德处？”太公曰：“林言灵山活佛，且说俺黄龙山黄龙寺黄龙长老慧南禅师，讲经说法，广开方便之门；普度群生，接引菩提之路。说法如云，度人如雨。法座下听经闻法者，每日何止数千，尽皆欢喜。几曾见你道门中阐扬道法，普度群生，只独吃自痢，因此不敬道门。”吕先生不听，万事全休；听得时，怒气填胸，问太公：“这和尚今日说法么？”太公道：“一年四季不歇，何在乎今日！”吕先生不别太公，提了宝剑，径上黄龙山来，与慧南长老斗圣。谁胜谁赢？正是：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直恁干忙！事皆前定，谁弱与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敌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明月，簟纹展帘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却才说不了，吕先生径望黄龙山上来，寻那慧南长老。话中且说黄龙禅师擂动法鼓，鸣钟击磬，集众上堂说法，正欲开口启齿，只见一阵风，有一道青气撞将人入来，直冲到法座下。长老见了，用目一观，暗暗地叫声苦：“魔障到了！”便把手中界尺，去桌上按住大众道：“老僧今日不说法，不讲经，有一转语问你大众，其中有答得的么？”言未了，去那人丛里走出那先生来道：“和尚，你快道来。”长老曰：

老僧今年胆大，黄龙山下扎寨。

袖中扬起金锤，打破三千世界。

先生呵呵大笑道：“和尚！前年不胆大，去年不胆大，明年亦不胆大，只今年胆大！你再道来。”和尚言：“老僧今年胆大。”先生道：“往！

贫道从来胆大，专会偷营劫寨。

夺了袖中金锤，留下三千世界。”

众人听得，发一声喊，好似一风撼折千竿竹，百万军中半夜潮。众人道：“好个先生答得好！”長老拿界方按定，众人肃静。先生道：“和尚，这四句只当引子，不算输赢。我有一转语，和你赌赛输赢，不赌金珠富贵。”去背上拔出那口宝剑来，插在砖缝里双手拍着，“众人听贫道说：和尚赢，斩了小道；小道赢，要斩黄龙。”先生说罢，说得人人失色，个个吃惊。只见長老道：“你快道来！”先生言：

铁牛耕地种金钱，石刻儿童把线穿。

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

白头老子眉垂地，碧眼胡僧手指天。

休道此玄玄未尽，此玄玄内更无玄。

先生说罢，便回和尚：“答得么？”黄龙道：“你再道来。”先生道：“铁牛耕地种金钱。”黄龙道：“住！”和尚言：

自有红炉种玉钱，比先毫发不曾穿。

一粒能化三千界，大海须还纳百川。

六月炉头喷猛火，三冬水底纳凉天。

谁知此禅真妙用，此禅禅内又生禅。

先生道：“和尚输了，一粒化不得三千界。”黄龙道：“怎地说，近前来，老僧耳聋！”先生不知是计，趑上法座边，被黄龙一把摔住：“我问你：一粒化不得三千界，你一粒怎地藏世界？且论此一句。我且问你：半升铛内煮山川，半升外在那里？”先生无言可答。和尚道：“我的禅大合小，你的禅小合大。本欲斩你，佛门戒杀。饶你这一次！”手起一界尺，打得先生头上一个疙瘩，通红了脸。众人一齐贺将起来。先生没出豁，看着黄龙長老，大笑三声，三摇头，三拍手，拿了宝剑，入了鞘子，望外便走。众人道：“输了呀！”黄龙禅师接下界方：“大众！老僧今日大难到了。不知明日如何？有一转语曰：

五五二十五，会打贺山鼓。黄龙山下看相扑，却来这里吃一赌。大地的瓜彻底甜，生擦瓜儿连蒂苦。”

大众，你道甚么三鼓掌，三摇头，三声大笑，作甚么生？噢！

本是醍醐味，番成毒药仇。

今夜三更后，飞剑斩吾头。

禅师道罢，众人皆散。和尚下座入方丈，集众道：“老僧今日对你们说，夜至三更，先生飞剑来斩老僧。老僧有神通，躲得过；神通小些，没了头。你众僧各自小心。”众僧合掌下跪：“長老慈悲，救度则

个！”黄龙长老点头。伸两个指头，言不数句，话不一席，救了一寺僧众。正是：

劝君莫结冤，冤深难解结。一日结成冤，千日解不彻。若将恩报冤，如汤去泼雪。若将冤报冤，如狼重见蝎。我见结冤人，尽被冤磨折。

黄龙长老道：“众僧，牢关门户，休点灯烛。各人裹顶头巾，戴顶帽儿，躲此一夜，来日早见。”众僧出方丈，自言自语：“今日也说法，明日也说法，说出这个祸来！一寺三百余僧，有分切西瓜一般，都被切了头去。”胆大的在寺里，胆小的连夜走了。且说长老唤门公来。门公到面前唱个喏。长老道：“近前来。”耳边低低道了言语，门公领了法旨自去。天色已晚，闹了黄龙寺中，半夜不安迹。

话中却说吕先生坐在山岩里，自思：“限期已近，不曾度得一人。师父说道：休寻和尚斗！被他打了一界尺，就这般干罢？和尚，不是你便是我！飞将剑去斩了黄龙，教人说俺有气度。若不斩他，回去见师父如何答应？”抬头观看，星移斗转，正是三更时分，取出剑来，分付道：“吾奉本师法旨，带将你做护身之宝，休误了我。你去黄龙山黄龙寺，见长老慧南禅师，不问 he 行住坐卧间，速取将头来。”念念有词，喝声道：“疾！”豁刺刺一声响亮，化作一条青龙，径奔黄龙寺去。吕先生喝声采，去了多时，约莫四更天气，却似石沉沧海，线断风筝，不见回来。急念收咒语，念到有三千余遍，不见些儿消息。

吕先生慌了手脚：“倘或失了宝剑，斩首灭形！”连忙起身，驾起云头，直到黄龙寺前坠下云头。见山门佛殿大门一齐开着，却是长老分付门公，教他都不要关闭。吕先生见了道：“可惜早知这和尚不准备，直入到方丈，一剑挥为两段。”径到方丈里面，两枝大红烛点得明晃晃地，焚着一炉好香，香烟缭绕，禅床上坐着黄龙长老。长老高声大叫：“多口子！你要剑，在这里！进来取去。”吕先生揭起帘子，走将入方丈去，道：“和尚，还我剑来。”长老用手一指，那口剑一半插在泥里。吕先生肚里思量：“我去拔剑，被他暗算，如之奈何？”道：“和尚，罢，罢，罢！你还了我剑，两解手。”长老道：“多口子，老僧不与你一般见识。本欲斩了你。看你师父面。”洞宾听得：“直恁利害！就拔剑在手，斩这厮！”大踏步向前，双手去拔剑，却便似万万斤生铁铸牢在地上，尽平生气力来拔，不动分毫。黄龙大笑。“多口子，自古道：‘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我要还了你剑，教你回去见师父去；你心中却

要拔剑斩吾！吾不还你剑。有气力拔了去。”吕先生道：“他禁法禁住了，如何拔得去！”便念解法，越念越牢，永拔不起。吕先生道：“和尚，还了我剑罢休。”长老道：“我有四句颂，你若参得透，还了你剑。”先生道：“你道来！”和尚怀中取出一幅纸来，纸上画着一个圈，当中间有一点，下面有一首颂曰：

丹在剑尖头，剑在丹心里。

若人晓此因，必脱轮回死。

吕先生见了，不解其意。黄龙曰：“多口子，省得么？”洞宾顿口无言。黄龙禅师道声：“俺护法神安在？”风过处，护法神现形。怎生打扮？

头顶金盔，绀红撒发朱缨，浑身金甲，妆成惯带，手中拿着降魔宝杵，貌若颜童。

护法神向前问讯：“不知我师呼召，有何法旨？”黄龙曰：“护法神，与我将这多口子押入困魔岩，待他参透禅机，引来见吾。每日天厨与他一个馒头。”护法神曰：“领我师法旨。”护法神道：“先生快请行！”吕先生道：“那里去？”护法神曰：“走，走！如不走，交你认得三洲感应护法韦驮尊天手中宝杵！只重得一万四千斤！你若不走，直压你入泥里去！”吕先生自思量：“师父教我不要惹和尚！”只得跟着护法神入困魔岩参禅。不在话下。

却说黄龙寺僧众，五更都到方丈参见长老。长老道：“夜来惊恐你们。”众僧曰：“得蒙长老佛法浩大，无些动静。”长老道：“你们自好睡，却好闹了一夜。”众僧道：“没有甚执照？”长老用手一指，众人见了这口宝剑，却似：

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十桶冰雪水。

众僧一齐礼拜，方见长老神通广大，法力高强。山前山后，城里城外，男子女人，僧尼道俗，都来方丈，看剑的人，不知其数。闹了黄龙山，鼎沸了黄州府。

却说吕先生坐在困魔岩，耳畔听得闹嚷嚷地，便召山神。山神现形唱喏，问：“寺中为甚热闹？”山神曰：“告上仙：城里城外人都来看这口宝剑，人人拔不起，因此热闹。”洞宾道：“速退。”山神去了。先生自思：“闹了黄州，师父知道，怎地分说？自首免罪。”韦天不在，走出洞门，驾云而起。且说韦天到困魔岩，不见了吕先生，径来方丈报与黄龙禅师：“走了吕先生，不知吾帅要赶他也不赶？”禅师道：“护法神，免

劳生受。且回天宫。”化阵清风而去。

却说吕先生一道云头，直到终南山洞门口立着，见道童向前稽首，道童施礼。吕先生道：“道童，师父在么？”道童言：“老师父山中采药，不在洞中。”吕先生径上终南山寻见师父，双膝跪下，俯伏在地。钟离师父呵呵大笑，自己知道了，道：“弟子引将徒弟来了？不知度得几人？先将剑来还我。”吕先生告罪说：“不是处，望乞老师父将就解救弟子！”师父曰：“吾再三分付，休惹和尚们，你头上的疙瘩，尚然未消，有何面目见吾？你神通短浅，法力未精，如何与人斗胜？徒弟们不曾度得一个，妆这辱门败户的事！俺且饶你初犯一次，速去取剑来。”吕先生：“拜告吾师，免弟子之罪。此剑被他禁住了，不能得回。”师父言：“吾修书一封，将去与吾师兄辟支佛看，自然还你。不可轻易，休损坏了封皮。”去荆筐篮里，取出这封书来。吕先生见了，纳头便拜：“吾师过去未来，俱已知道。”得了书，直到黄龙寺坠下云来。伽蓝通报长老：“吕先生在方丈外听法旨。”黄龙道：“唤他进来。”伽蓝曰：“吾师有请！”洞宾到方丈里，合掌顶礼：“来时奉本师法旨，有封书在此。”长老已知道，教取书来。吕先生双手献上。长老拆开，上面一个圆圈，圈外有一点，上下有四句偈曰：

丹只是剑，剑只是丹。得剑知丹，得丹知剑。

黄龙曰：“觑汝师父面皮，取了剑去。”洞宾向前，将剑轻轻拔起。“拜谢吾师。吕岩请问：吾师法语，‘圈子里一点’；本师法语，‘圈子上一点’，不知是何意故？”黄龙曰：“你肯拜我为师，传道与你。”吕先生言：“情愿皈依我佛。”前三拜，后三拜，礼佛三拜，三三九拜，合掌抱膝谛听。黄龙曰：“汝在座前言，一粒粟中藏世界，小合大圈子上一点。吾答一粒能化三千界，大合小圈子内一点。这是道！吾传与你。”吕先生听罢，大彻大悟，如漆桶底脱，“拜谢吾师，弟子回终南山去拜谢师父。”黄龙曰：“吾传道与汝，久后休言自会，或诗或词留为表记。”你去取那文房四宝将来。吕先生磨墨蘸笔，作诗一首。诗曰：

摔碎葫芦踏折琴，生来只念道门深。

今朝得悟黄龙术，方信从前枉用心。

作诗已毕，拜谢了黄龙禅师，径回终南山，见了本师，纳还了宝剑。从此定性，修真养道，数百年不下山去。功成行满，陆地神仙。正是：

朝骑白鹿升三岛，暮跨青鸾上九霄。

后府人于凤翔府天庆观壁上,见诗一首,字如龙蛇之形,诗后大书“回道人”三字。详之,知为纯阳祖师也。诗曰:

得道年来八百秋,不曾飞剑取人头。

玉皇未有天符至,且货乌金混世流。

第二十二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自昔财为伤命刃，从来智乃护身符。
 贼髡毒手谋文士，淑女双眸识俊儒。
 已幸余生逃密网，谁知好事在穷途？
 一朝获把封章奏，雪怨酬恩显丈夫。

话说正德年间，有个举人，姓杨名延和，表字元礼，原是四川成都府籍贯。祖上流寓南直隶扬州府地方做客，遂住扬州江都县。此人生得肌如雪晕，唇若朱涂，一个脸儿，恰像羊脂白玉碾成的，那里有什么裴楷，那里有什么王衍？这个杨元礼，便真正是神清气清第一品的人物。更兼他文才天纵，学问夙成，开着古书簿叶，一双手不住的翻，吸力豁刺，不勾吃一杯茶时候，便看完一部。人只道他查点篇数，那晓得经他一展，逐行逐句，都稀烂的熟在肚子里头。一遇作文时节，铺着纸，研着墨，蘸着笔尖，飏飏声，簌簌声，直挥到底，好像猛雨般洒满一纸，句句是锦绣文章。真个是：

笔落惊风雨，书成泣鬼神。
 终非池沼物，堪作庙堂珍。

七岁能书大字，八岁能作古诗，九岁精通时艺，十岁进了府痒，次年第一补廪。父母相继而亡。丁忧六载，元礼因为少孤，亲事也都不曾定得。喜得他苦志读书，十九岁便得中了多场第二名。不得首荐，心中闷闷不乐，叹道：“世少识者，不耐烦赴京会试。”那些叔伯亲友们，那个不来劝他及早起程。又有同年兄弟六人，时常催促同行。那杨元礼虽说不愿会试，也是不曾中得解元，气忿的说话，功名心原是急的。一日，被这几个同年们催逼不过，发起兴来，整治行李。原来父母虽亡，他的老尊原是务实生理的人，却也有些田房遗下。元礼变

卖一两处为上京盘缠，同了六个乡同年，一路上京。

那六位同年是谁？一个姓焦名士济，字子舟；一个姓王名元晖，字景照；一个姓张名显，字弢伯；一个姓韩名蕃锡，字康侯；一个姓蒋名义，字礼生；一个姓刘名善，字取之。六人里头，只有刘、蒋二人家事凉薄些儿。那四位却也一个个殷足。那姓王的家私百万，地方上叫做小王恺。说起来连这举人也是有些缘故来的。那时新得进身，这几个朋友，好不高兴，带了五六个家人上路。一个个人材表表，气势昂昂，十分济整。怎见得？但见：

轻眉俊眼，绣腿花拳。风笠飘摇，雨衣鲜灿。玉勒马一声嘶，破柳堤烟，碧帷车数武碾残松岭雪。有悬雕矢，行色增雄；左插蛟函，威风倍壮。扬鞭喝跃，途人谁敢争先；结队驱驰，村市尽皆惊盼。正是：处处绿杨堪系马，人人有路透长安。

这班随从的人打扮出路光景，虽然悬弓佩剑，实落是一个也动不得手的。大凡出路的人，第一是老成二字最为紧要。一举一动，俱要留心。千不合，万不合，是贪了小便宜。在山东兖州府马头上，各家的管家打对了银包，兑了多少铜钱，放在皮箱里头，压得那马背郎当，担夫皮软。一路上见的，只认是银子在内，那里晓得是铜钱在里头。行到河南府荣县地方相近，离城尚有七八十里。路上荒凉，远远的听得钟声清亮。抬头观看，望着一座大寺：

苍松虬结，古柏龙蟠。千寻峭壁，插汉芙蓉；百道鸣泉，洒空珠玉。螭头高拱，上逼层霄；鸱吻分张，下临无地。颤巍巍恍是云中双阙，光灿灿犹如海外五城。

寺门上有金字牌扁，名曰“宝华禅寺”。这几个连日鞍马劳顿，见了这么大寺，心中欢喜。一齐下马停车，进去游玩。但见稠阴夹道，曲径纡回，旁边多少旧碑，七横八竖，碑上字迹模糊，看起来唐时开元年间建造。正看之间，有小和尚疾忙进报。随有中年和尚油头滑脸，摆将出来，见了这几位冠冕客人踱进来，便鞠躬迎进。逐一位见礼看坐。问了某姓某处，小和尚掇出一盘茶来吃了。那几个随即问道：“师父法号？”那和尚道：“小僧贱号悟石。列位相公有何尊干，到荒寺经过？”众人道：“我们都是赴京会试的，在此经过，见寺宇整齐，进来随喜。”那和尚道：“失敬，失敬！家师远出，有失迎接，却怎生是好？”说了三言两语，走出来分付道人摆茶果点心，便走到门前观看。只见